

流年记

童年好戏

于心亮

自打我从河沟里摸了一些鱼养在水槽里，我家的黑猫就不乱跑了。它成天围着水槽转圈儿，渴了就舔水槽里的水，如同喝仙汤一般津津有味。我妈出门一说，唐波他们都跑来我家，我告诉他们鱼是在河沟里摸的，结果他们嫌麻烦，把我水槽里的鱼都给捞走了。

我家的黑猫不捉鼠。捉鼠是黄狗的活儿，捉住就一通狂虐，咬死完事。

黑猫干啥呢？——捉鸟，这家伙爱捉鸟，特别是麻雀，叼着去黄狗面前显摆。黄狗也不理睬，嫌吃起来拔毛麻烦。黑猫不敢在我面前招摇，因为我经常把麻雀抢下来扔在锅灶里烧了吃，因此黑猫总是一脸愤怒地瞪我。但我妈还是喜欢黑猫。她说黑猫辟邪。

辟邪的黑猫成天游逛，今儿去张家，明儿上李家，后儿又不知去哪儿了……过了几天，又晃悠悠冒出来。想找个绳子把猫拴住吧，又怕人笑话。农村里狗可以拴、驴可以拴、牛可以拴、骡子可以拴，啥时候见过拴猫的？

我又去河沟里摸鱼，鲫鱼、草鱼、青鱼、泥鳅……杂七杂八摸了很多，乌泱泱地在水槽里游。黑猫对我终于有了点好脸色，歪着脑袋来蹭我。我受了感动，捞了一条小鲫鱼给它。黑猫叼着，跑到黄狗面前去吃。黄狗被绳子拴着，朝着猫咬，朝着我叫。

我去前街找唐波玩够了回来，瞧见黑猫正和白鹅打架。我不知它俩为什么打架，看看黄狗，黄狗一脸无辜地朝我摇摇尾巴。于是我就感觉这里头有事儿。我给黑猫和白鹅拉开架，把白鹅重新赶回栅栏里，关好门鼻儿，然后又出了门，我回头就悄悄趴在墙头上。

果然，我前脚走，黄狗后脚就把栅栏门鼻儿咬开，白鹅又欢天喜地跑出来，扇动几下翅膀亮相示威，然后就“啪嗒、啪嗒”跑到水槽子边，伸着长脖子去啄吃里头的鱼。黑猫气得暴跳如雷，蹿着高儿又去扑咬白鹅……黄狗不嫌事儿大，在旁边煽风点火瞎叫唤。

我开心极了，忙去喊唐波和建国一起来看好戏。他俩也高兴坏了，“嗖嗖”地跑回家，去看自家的猫狗鹅会不会也这样聪明打闹。结果他们的狗是笨狗、鹅是傻鹅、猫是懒猫……我们循循善诱费尽脑汁去指导，它们怎么也学不会。我叹口气，数落唐波和建国的家教太严，把牲畜们的灵性都给埋没掉了。

他们觉得是水槽里的鱼少了，提不起小动物们的兴趣，于是又要来捞我水槽子里的鱼，

我气坏了，跑回家把街门从里头插上。唐波和建国就翻墙头跳进来。我气急败坏，施展少林拳跟他们打，他们分工合作，一个跟我抵挡，一个继续捞鱼。猫狗鹅在旁边看热闹。

水槽里的鱼又一次被抢没了，我只好再去河沟里摸鱼。这次巧了，除了鲫鱼、草鱼、青鱼、泥鳅，我居然摸到一只小锅盖般的王八！吃过两次亏，可不能轻易显摆了，让我自个儿悄悄玩吧。我把王八和鱼放进水槽里，后来想到王八吃鱼，于是就把王八放水缸里了。

我妈做好了饭。我给我爸盛碗汤，看我爸喝完。我问：“爸，汤味道咋样？”

我爸说：“你做的？”我说：“我妈做的。”我爸说：“不咋样。”我说：“我烧的火。”我爸说：“嗯，不糙，我说汤的味道咋这么好，感觉就跟喝鳖汤一样鲜！”我妈坐在一旁，拿眼神杀完我爸，又来杀我，嘴角都要歪到耳朵后了。我高兴地又给我爸盛上一碗汤：“多喝点，以后咱们每天都能喝到鳖汤啦，哈哈！”我妈觉得不对劲，一问，我就说了。我妈拿水瓢从缸里舀出一只王八，吓一跳，随即就把水瓢换成烧火棍揍我。

我爸喊来唐波和建国他爸，他们躲在窗户里看我家的黄狗偷偷把栅栏门鼻儿咬开，白鹅欢天喜地跑出来，“啪嗒、啪嗒”跑到水槽子边，伸着长脖子去啄吃水里头的鱼。黑猫气得暴跳如雷，蹿着高儿去扑咬白鹅……黄狗不嫌事儿大，在旁边煽风点火起哄瞎叫唤。

我爸他们开心坏了，让我妈再去喊唐波和建国他妈一起来看好戏。大人们看得欢天喜地，我却看够了。我出门去找唐波和建国，他们还在家训练他们的猫、狗、鹅……

在跟唐波和建国聊天的过程中，我忍不住说起了捉到王八的事儿。唐波和建国顿时来了兴趣，责备我干嘛不早说，要早知道我捉到一只大王八，还瞎扯个什么呢！于是我带着他俩兴冲冲跑回家去看我捉的大王八，还要你一碗、我一碗品尝我妈妈做的王八鲜汤！

结果，我们没看见那只小锅盖般的王八，也没看到我重新捉到的，放满了一水槽子的鲫鱼、草鱼、青鱼、泥鳅……一条也没有了，真的一条也没有了。不是猫吃了，不是鹅吃了，也不是狗吃了。它们都没有吃，它们跟大冤种似地站在屋外头齐声叫唤！

没错。我捉的王八，还有一水槽子鱼，让大人们吃了。连一滴汤也没剩！

行走者

老挝之旅

姜瑞光

老挝，于我而言，是地图上一抹温润的绿，是藏着千年佛韵的秘境。老挝之行酝酿已久，它无关繁华，只源于对陌生土地最本真的探索欲。

去年12月25日，我携妻踏上了飞往万象的航班。飞机深夜降落在万象瓦岱国际机场时，夜色已浓得化不开。走出机舱，晚风裹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抬眼望去，老挝首都的夜晚，只有零星的灯火，在夜色里晕开朦胧的光晕。

万象街道不算宽阔，两旁的建筑低矮而质朴，偶有骑着摩托的当地人驶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马达声，转瞬又归于寂静。恍惚间，竟像是误入了一座宁静的乡村，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一种缓慢而松弛的气息，将我们轻轻包裹。

翌日晨，我们登上动车，奔赴心心念念的琅勃拉邦。列车穿行在绿意盎然的原野间，窗外的风景缓缓向后流淌，稻田、椰林、错落的村寨，构成了一幅清新的田园画卷。抵达琅勃拉邦时，阳光正好，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古城，带着时光沉淀的安然，静静伫立在湄公河畔。

在琅勃拉邦，最不能错过的，便是清晨的布施。天刚蒙蒙亮，我们便带着准备好的糯米饭，来到街边等候。渐渐地，身着橘红色僧袍的僧侣们，排着整齐的隊伍，赤着脚，从晨雾中走来。他们神情肃穆，步履轻盈，手中的锡钵泛着淡淡的光泽。当地人早已捧着食盒等候在路边，双手合十，虔诚地将糯米饭放入僧人的锡钵中。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将食物轻轻递出，指尖相触的瞬间，能感受到那份发自内心的恭敬。僧侣们轻声诵经，低沉的梵音在晨风中飘散，那是对布施者的祝福。

晨光渐次照亮僧人的僧袍，也照亮了街边一张张平和的脸庞。没有喧哗，没有浮躁，只有一种无声的默契，流淌在僧侣与信徒之间。这是一个被佛光浸润的国度，人心如这里的天空一般澄澈，不染

纤尘。

布施过后，我们循着潺潺的水声，来到了南淞河。南淞河是老挝境内一个风光秀美的景区。租一艘小船，泛舟河上，两岸的青山如黛，茂密的林木倒映在水中，将河水染成了深浅不一的绿。船桨划过水面，漾起层层涟漪，惊起的水鸟扑棱着翅膀，翩翩飞向远方。微风拂过脸颊，带着水汽的湿润，耳边只有船桨声和鸟鸣声，尘世的烦恼仿佛被这一河碧水涤荡干净，只剩下惬意与安然。

光西瀑布是琅勃拉邦的另一处惊喜。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还未走近，便听见哗哗的水声。穿过一片茂密的雨林，眼前豁然开朗——瀑布从高处飞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溅起漫天水雾，在阳光的折射下，幻出一道浅浅的彩虹。瀑布下方是一汪碧绿的深潭，清澈见底，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植被，处处透着野趣。掬一捧清凉的泉水，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连呼吸都变得清甜起来。

时光在琅勃拉邦的慢节奏里悄然流逝，我们又乘动车返回万象。这座初见时像乡村的城市，再一次映入眼帘时，竟多了几分亲切。

万象的凯旋门，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不像欧洲的凯旋门那般恢宏，却有着独特的东南亚风情。拱门之上，雕刻着精美的佛像和神话故事，顶端的四面佛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站在凯旋门下，抬头仰望，能感受到它在老挝人心中的分量——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老挝人民对和平与独立的向往。

踏上归途时，行囊里装满了琅勃拉邦的晨钟，万象的晚风，还有南淞河的清波与光西瀑布的水雾。老挝之旅，没有惊心动魄的奇遇，只有平淡的日常与深沉的感动。在这里，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人心的纯粹，也明白了生活的真谛，从来都不在远方的繁华里，而在内心的安宁中。

诗歌港

打马前行

——观千年东坡故事
摄影插画艺术展

谢书梅

骏马凌波仙阙，蓬莱列岛浮翠
千帆云影里，苏子
手扶一段水声，打马前行
一只雄鹰，借登州青云
鹏程万里
一骑骏马，将隔世的风雨
驮入今生的定风波
逝水粼粼，书一阙水调歌头
衣单天寒处，一念便是永远
爱这人间

海石嶙峋，壁立千丈，挺起筋骨
以火焰，以青铜
为世间苍生，立尽寒暑晨昏
一蓑烟雨，吟啸徐行
竹杖芒鞋，踏破风声
万里浪涛漫卷，飞马跃过海蓝
翻山越岭
擎苍牵黄，卷过平冈
西风烈，北风起时，一个旅人
从身上拍落三场大雪
迎风驭马，穿越整个冬天

蓬莱海上峰，玉立色不改
从黄渤海到南海
从小轩窗到岭梅香
千年海风吹拂，白衣青衫
俯仰天地间，风骨如初
照亮岁月尽头的深暗
沧深遗石身披千年苔衣
与现代智慧
撞出亘古不变的潮鸣

好想

林启东

好想和你同去一个地方
远离尘世的喧哗
那里有浪漫的晚霞
和低吟的村庄
我依靠着山的臂膀
静静地欣赏怀中
你幸福的模样

你是尘世中
一片为我停留的云彩
潮湿的海风拥抱着你
你的心跳
是否和昨天一样
在我的怀中
发芽开花